

朋友圈里高考的信息铺天盖地,虽然我 未参加过高考,可那年女儿高考的林林总总 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是2009年,高考前几天,我就开始看 天气预报,整个考期都是晴天,欣喜不已。

高考第一天的一大早,我做好早饭,喊起来沉睡中的女儿。生性天真活泼的她睁开眼睛,就一如往常怡然自得,波澜不惊,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唯独不谈她的高考。我悬着的心说不清是如释重负,还是更加紧张。

女儿简单洗刷,很淡然地吃完西红柿鸡蛋面条,边哼着小曲,边径直走到她的房间,从书桌上抓起书包,悠然往肩上一背就信步走到门口,又习惯地转过身扬起右手,就在她要和我与丈夫说再见的时候,蓦然发现我们紧随其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们这是干吗呀?昨天不是说好了让我自己去考场的吗?不就是去参加个高考吗?至于把大家都弄得紧张兮兮吗?"

丈夫看看我,没有说话,用会意的眼神把给女儿的答复交给了我。

"考场离家远,第一晌高考,我们还是送 送你吧!免得路上有意外,你再耽误了考 试。"我轻轻缓缓地以商量的口吻对她说着, 眼里却满是祈求。

是啊,我害怕。她三岁上学前班,四岁读一年级,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成绩不是很突出,却也尽心尽力。想想她因为害怕考不上理想大学而伤心地哭过无数次,央求我和她爸准许她艺考。我们不应允的那段时间,看着无忧无虑的女儿,小小年纪谈考色变,神色忧伤,做父母的心疼不已。

后来,我们还是答应了。她的突击学艺吃尽了苦,仅是高跟鞋练习走台步,先是磨破了双脚,又经历了流血、化脓、结痂、成茧的洗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她稍作停顿,可她愣是没耽误一节课,咬牙坚持下来。春节后还没过初十,我就带她从菏泽出发,奔波于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之间,半个多月参加艺老

为了好成绩,我们像渔民捕鱼那样,把网撒得大大的,抓住但凡能参加的每一次机会。白天,她去参加考试,我就到招生处搜寻和她专业有关的信息帮她报名,不放过任何一个能考的机会。

天寒地冻,为了一场场考试,紧张时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热水。她不惜在露天的凛冽寒风里,泳装舞蹈,展示才艺。那半个月,她拿到了12个艺术过关证。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军事化体检四大关口,最终

大运之河

我经历的考家长岁月

时磊英

于2000多名女孩子当中,以前10名脱颖而出,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民航大学定向航空公司的艺术过关证。如果高考成绩过关,大学、工作双保险;如果达不到高考分数线,那张艺术过关证就是废纸。想到这些,我怎么能不害怕、不紧张呢?

下了楼,女儿看到她二伯等在楼下的车子已经发动,更是惊讶不已,依然满脸疑惑地重复她出门时的话:"不就是参加个高考吗?至于把大家都弄得紧张兮兮吗?"说归说,她还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下,乖乖地上了车。

一路上,她还是有说有笑,叽叽喳喳,高 谈阔论,与在车上怕她紧张而陪她玩的堂弟 嬉戏打闹。我用连连的深呼吸来缓解与掩饰 自己的紧张。

女儿经过指纹验证、探测仪等检测之后进入考场区,仍不忘转过身来与隔着铁栅栏目送的父母挥手。望着她那走向考场的小小身躯渐渐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考生人流里,我忽然感觉我的宝贝女儿不是奔赴高考考场,而是在攀附着一段浮木被汹涌的波浪冲向了大海,等待她的将是一场生死未卜的考验。想到这里,我的鼻子蓦然一酸,奔涌的泪水悄然滑落,灼痛了一个母亲忧伤的心。

我的心更加焦躁起来,忽然感觉全身绷紧绷紧的,已到了再也不能拉伸的极限。

整整一个上午,惶恐、焦躁、烦闷、忧虑、不安左右着我,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炼狱。好不容易等到了上午第二场结束,望着考生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渐渐地,走出考场的考生越来越多,慢慢地又汇成了人流。那些莘莘学子,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模样,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表情,有人哭,有人笑。人头攒动里,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女儿,她分明也看到了等候在门外的我们,一边踮着脚尖,用高高举起的右手频频挥动着,一边欢快地连续嗨嗨地给我们打着招呼。直觉告诉我们:她临场发挥不错。她那兴高采烈的劲头,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郁。

"考场发挥不错?"我小心翼翼地询问。

"那当然了!您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她调侃着,一脸的兴奋,转而又一脸严肃而认真地转向她爸,"爸爸,我告诉您吧,今天我一起床就想笑,就连考试当中都一直想笑。您和我妈放心好了!我今天笑,到25号高考成绩出炉的那天,我肯定还会笑!相信您闺女没错!"她眉飞色舞地说着,朝我们眨了眨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故作撒娇状。

我蓦然感觉,忧心忡忡的考试成绩并不是那么重要,她健康、快乐、天真、活泼、阳光……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

那天午餐,我们一家三口,她二伯家一家 三口,在我家附近的快餐店一起吃的。女儿 和小堂弟争着点自己喜欢吃的饭菜,没有任 何来自高考的负担与压力。 午休时,我强行搂着从来不睡午觉的女儿躺在床上,想让她休息一会儿。可她却吃了兴奋剂一样,在我怀里像一只来回扭动的大豆虫,无论我怎么引导她都没有睡意。当我迷迷糊糊地快要人梦时,却忽然被她的一阵哈哈大笑惊得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急忙看看她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又摸摸她的额头,体温正常。

"我三年紧张又严肃的高中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一想起来就想大笑。"当我惊讶地问她时,她却喜笑颜开地这样说。

"我还以为三年的高中,把你逼成神经病了呢!"看着她神经质地嬉笑,我忍不住调侃。 "放心吧!即便大家都被逼成神经痘 你

"放心吧!即便大家都被逼成神经病,您的女儿也不会!"她幽幽地说着,俏皮地眨巴着大眼睛。

"这个我绝对相信!"我一语双关地回她

鬼精的小丫头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朝 我扮了个鬼脸,算是对我嘲讽她平时学习不 够努力的回击,继而又沉醉在自己的悠然自 得。

接下来的考试,她极力反对接送,一再坚持自己骑自行车。当天下午,她爸爸只远远地跟了她一趟,见她走进考场区就回去了。直到考试结束,都是她自己骑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城市。我在教育局工作,因为女儿高考,局里按照回避政策没有给我安排任务,我就成了她的专职后勤部长。或许因为不再目睹那些高考人流,考区的警戒线,人场时的各种检测……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午餐之后,女儿依然不睡午觉,也不看书学习,嘻嘻哈哈地给我和她爸谈天说地,比往常还轻松,还兴奋。我又一次强行将她搂着躺在床上午休,她又重蹈覆辙,在我即将人梦时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一次,我没有疑心她是因高考压力而发神经,而是任她折腾,顾自走向梦乡的深处。

高考的第三天,就上午一场基本能力测试。女儿走之前给我要了钱,说是中午和同学去聚餐,下午跟同学一起去玩。傍晚时分,我正给丈夫说,让他去女儿预先告知我的地方去接,话音还未落地,就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随着沉重的防盗门打开又关上的"砰砰"声,女儿哼着小曲走了进来。我们没有提及高考一个字,唯恐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平复的气氛。之后,女儿与学习断绝了一切关系,她疯狂地上网,看电视、看小说、玩游戏、找同学玩……玩疯了一样。有人问及高考,她总是一副胸有成竹又满不在乎的样子。

6月25号,是高考成绩出炉的日子。女儿一改考后的沉稳与平静,早早起来,接打同学的一个个电话,相互咨询转告查成绩的方式。午饭,她简单地扒拉了几口,在接了同学的一个电话之后,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我从半开的门缝里,看她瘦削的身影下楼,越来越小,继而像一个黑色句号一样消失在楼道转弯处。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是狂跳不止,一种心乱如麻的狂躁感折磨着我。我一改一年四季都午休的习惯,来来回回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从另一个房间走到其他房间,再从其他房间走回原来的房间,最后又走向阳台……极目远眺,深呼吸,无论怎样,都无法自己平静下来。于是提前去上班。

坐在办公室里,一阵阵的狂躁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了上班时间,急急忙忙跑到招办查分数。还没进门,门缝里挤出来的喧嚣塞满了耳朵,那里早已经挤满了家有考生的同事。还未轮到我查成绩,女儿就打来了电话。望着屏幕上那串异常熟悉的号码,我的心蓦然狂跳不止,手中了风一样不停地颤抖。我走到招办门外,呆呆地望着手机,却不敢接听。

好一阵急促的铃声自行终止,还未缓过神来,又是一阵急促的铃声,还是女儿的电话。我不再犹豫,按下了接听键。

"妈,我考上了——超过高考本科分数线 58分!"她用高了八度的声音乐呵呵地告诉 我。

"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好消息是一场梦。

女儿一字一顿,再度将喜讯传入我的耳膜时,我用右手猛然掐了一下举着手机的左胳膊,不是梦,是现实,热泪潸然而下……

一晃八个年头过去了。女儿已在航空公司多年,成了一名干练的乘务长,一名新生儿的母亲。那年单位里一起高考的同事的孩子,当初个个都比女儿的分数高出一大截儿,可他们现在有的读研,有的刚刚工作……女儿虽然学历不高,却是唯一结婚生子的,也是工资收入最高的,她在烟火红尘里享受着平凡的幸福。不求飞黄腾达与荣华富贵,只求在平凡的生活中能够幸福安康,这不正是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祈愿吗?

回首女儿的高考,我再一次感悟:幸福人生不只取决于高考这条单行道。祈愿走不出高考误区的人们,能从"儿孙自有儿孙福"的老话儿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泉之林

麦子黄了(外一章)

吴晓波



麦子黄了。这些白花花的汗水在大地册页上种植出的文字,开出金色的花朵,在一排排尖尖麦芒的护卫下,闪着温润的黄;在农家股殷目光里,泛起阵阵金色的波浪。

麦子黄了。无名的清风从山间窜了出来,把麦穗流出的古朴芳香来回搬运,铺满田野。村庄高高矗立在丰收喜悦的田园诗上,挺直着华丽与高贵,器宇轩昂。

麦子黄了。似乎谁也不肯错过这场古老而又庄重的 庙会。牵牛花"嘀嘀答答"吹起了喜庆的小喇叭,石榴花在 农家小院点响了喜庆的鞭炮,栀子花打开了含蓄已久的心 事,青蛙在草木之间弹响了一根传承千年的优雅琴弦,众 鸟一字排开向远方传递着麦收的喜讯……

麦子黄了。此起彼伏的磨刀声响彻村头村尾。农家人把所有的生命过往、酸甜苦辣、冷暖风雨,磨进一把闪闪的镰刀,磨出一轮心头高高悬挂的冷月,划破岁月包围的重重老茧,重新收割美好的希冀和憧憬。

麦子黄了。此时的我,屈居在城市的檐下,只能在一页怀乡的纸上,写下无足轻重的乡愁;在心底,我用我的沉默,无数次朝故乡的一粒向我颔首示意的麦子致敬,向七旬父亲弯成一张弓样的脊背致敬,向父亲手中挥起的一把闪亮图腾致敬。

我是一粒故乡走失的麦子

在尘世,我是一粒故乡走失的麦子,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被一把进城的镰刀无情收割。

一个城市的印章,在我黄色的额头轻轻地一戳,就让我失去了我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一个土地耕耘者的身份与自豪。 三十年的城市风雨,洗尽了我身上镰刀的锋芒,洗尽

了我身上黄土地的原始气息,却怎么也洗不尽那深藏在骨髓深处的乡土胎记。 在城市,我看到许多像我一样的麦子,雨打浮萍,在孤

灯独坐的夜晚,打开自己泣血的伤口,在伤口上种植家乡的麦子,用家乡麦子的麦芒针炙自己的疼痛神经。

城市的华丽扶不起一株倒地麦子的乡愁

一声布谷的清脆,就让我脚下的土地松软了。我看见父亲在芒种的节气里挥汗如雨,母亲的镰刀划破大地扉页,把麦秸打成捆背回家,待我回家品读。而我却依然是一粒被割断了根系的麦子,在风里流浪。

无论我至何方,心上永远头顶一片金色的光芒,我的根系永远朝向故乡的方向。 ■本版摄影 **心飞扬**

2017年秋收后,因附近三个村都是棚改项目村,相继搬迁走了。我们村里的广播,从早到晚不停地宣传国家的棚改政策,决不允许再新建房屋和改建房屋。父亲望着房顶上漏雨留下的痕迹,沉默不语。而母亲忙里忙外,念叨着:一天一天的,也不见干了些什么就过去了。每次说起拆迁的事,胆小的母亲关上大门,用手势制止我小点声。

父亲和村里几位老人沿运河堤到拆迁后的 三个村里看过,晚饭桌上他比平时多喝了两杯。 母亲劝少喝点,他只是沉默着摇头。母亲再说, 他莫名地发起火来。母亲委屈地打电话给我,我 让母亲把手机拿给父亲,他倔强地不接,也不说 话。话筒里传来父亲的叹气声,一声接一声。

我们村沿运河而建。我家的三间老屋紧靠 着老运河堤。老屋是母亲进我家门第二年盖 的。五十多年过去,墙体依然结实,只是屋顶翻 盖过几次。老屋是土墙,有半米厚,那都是父母 亲一叉一叉挑上去的。土是父母亲农闲时节从 老运河堤深处一车一车拉来, 先用水洇好洇透。 水要用老运河水,经历冬夏,融合了雨水泉水泔 水泪水,天长日久地在村庄之间穿行,知冷暖懂 人世,老得哪里都不想去了;然后拌上长麦秸,父 母亲用三齿镬来回搂过几遍,让麦秸和泥土纠缠 不清,再脱掉鞋光着脚板一步一脚排着密密实实 踩过几个来回,一早一黑用三齿镬再搂一遍。父 母亲不心急,他们会让这样的泥土睡几天,等它 们醒透了。父亲每天沿着那摊泥,不知要转多少 圈。他蹲下来,把手插进去,拿出手放在鼻子下 面嗅着。母亲说还用得着闻?父亲笑而不语。 几天后,父亲又蹲在那片泥土前,用手扒拉着,用 些力都扒拉不开了,父亲说行了,拾掇出两把三 齿铁叉,一把排叉。父亲站在早已垒砌好的基础 石上,母亲在下面一叉一叉挑给父亲,父亲接过, 一叉一叉摞好,踩实。

挑起这样的泥土是颇费力气的,一个中午也 就能砌起一拃高的墙。墙砌一段,父亲就用排叉 把墙里外刷平整。墙要晾干晾透,那段空闲时 间,父亲扯一张草席铺在河堤上的树荫下,坦腹 露肚地躺下,睡得一塌糊涂。母亲坐在旁边择 菜,也会从簸箩里拾掇出一堆碎布,花费一个大 中午,细心地把每一块捋顺,绷直,扯周正,分大 小形状颜色摞好。那些青灰黑色布料,母亲打糨 子糊袼褙,纳千层底的布棉鞋;那些碎花布,母亲 单放进一个针线簸箩里,一块一块依颜色纹路形 样拼接,做成鞋垫。阳光赶过来,被母亲叫醒的 父亲往往翻个身再酣睡,母亲起身薅一叶三棱 草,捅进父亲的鼻孔里,父亲痒得睁开布满眵目 糊的眼睛,看着母亲手指着头顶的太阳,想急却 急不起来,趿拉着鞋把草席移到树荫下,可再也 无法沉睡,干脆坐起来,看着一人多高的墙垛子, 父亲嘴角扯起一丝笑。

文亲嘴用紅起一丝天。 父母亲是用了夏秋两季,才把老屋盖起来 的,那还多亏亲邻相帮着。有时候母亲累得拿着 水瓢家里家外找水瓢。老屋浸润着父母的心

乡愁的轮廓

血。现在老屋几乎成了村里最老最低矮寒酸的屋子了。我们弟兄几个都劝过父母把老屋扒掉,重新盖瓦房,再不就卖掉,跟着哪个儿子都能生活。可父母就是不吐口。他们说住在老屋里心安。现在要棚改了,母亲不着四六地絮叨着,父亲半天蹦出一句棚改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谁也阻挡不了。母亲憋楞憋楞眼,她知道在村里干过十多年村干部的父亲心里对老屋的不舍和无奈,还有对国家政策一根的似的支持。

一个春天很快过去,我们弟兄几个无论谁回家,母亲总是说起盖老屋的时光,说得最多的还是她坐在河边择菜打袼褙,父亲用排叉刷墙,而不是多辛劳和筋疲力尽的样子。母亲说得满足。而这些与其说是岁月的馈赠,不如说是母亲自己迷醉在别一样的回忆里。而父亲把躺椅搬到老屋后的河堤上,半躺半坐着,总是沉默地喝茶,看太阳东升西落,朝去暮来。坐累了他缓步走下河堤,看着水里的自己和老屋的倒影随着水波荡漾,扭曲。这样的时刻,母亲一眨不眨紧盯着父亲。风声明晃晃地吹过。

傍晚时分,天空被捅漏了,雨珠像黄豆粒滚 落下来,一个点儿地砸在地上嘭嘭乱响。我的声 音追逐着电话线上的水珠,在电闪雷鸣中颤动着 下落。母亲说老屋结实着呢,放心吧。虽然春天 我回去几趟,把漏的地方修补了一些,有的地方 还苫了一层厚厚的苇箔,再用厚实的塑料布搭上, 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隔半个小时就打一次电 话,几次三番让父母到亲邻家借住一晚。可母亲 总说还是在老屋睡着踏实安稳,几辈人都住过了, 就不许我住这一时半刻的! 我无奈地说您听着点 动静,千万别睡沉,屋门别关严实。雨那么大,这 是老家人常说的关门雨,我拧不过母亲。她说你 们安心睡吧, 甭挂念, 俺俩好凑合, 这屋我和你爹 亲手盖的,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她能不厚待俺 们! 母亲说得轻松温暖。母亲曾说过心暖人就不 容易心生邪念。不生邪念的人,一生都暖。这样 的温暖,在我的人生中扎下根来。

一夜滂沱大雨,一夜翻来覆去,一夜不停看手机。天刚隆明,雨住云收,我爬起来坐第一班公交车赶回老家。路上还不断想着老屋的命运和父母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大雨过后老家已经坑满壕平,蛙鸣如鼓。我推开虚掩着的院门,院里静悄悄的,我小声喊了声爹——娘!不见人应。院子里没积水,柴垛家用品父母拾掇着清爽,只是树枝上的雨滴砸在盖着柴垛的塑料布上,分外惊心。屋门敞着一条缝,一人出入刚好,娘——我高声喊着,心砰砰跳得山响。我用力推开屋门,娘!娘!

通往东间的门下面,父亲在躺椅里折起身把手指竖在嘴边,然后指向西间。西面两间是通间,紧靠北墙是一溜粮甏,靠着西墙的是衣橱。我走到衣橱前面的老式婴儿车跟前,一把掀开上面的塑料布,瘦小的母亲正蜷缩在里面酣睡。

张侗

我长喘一口气。母亲刚好醒了,斜着折起身子,满脸愧疚地说人老不中用了,撑到天蒙蒙亮就再也撑不下去,还睡得这么死。我搀扶着母亲站到地上,她的手用力揪住我的衣襟。母亲的脚麻了。

老屋还真没多少地方漏雨,只是东间床的正上方屋顶漏遍了,其他都是零零星星的洇透苇箔渗过来的。母亲说俺俩挪不动床,坐到大半夜实在撑不住,就拉出你们小时候用过的婴儿床,凑合着躺会。说完母亲的脸忽然红了。我们站到院子里,仔细看着屋顶的东面,我还踩到柴垛上伸脖子看着,瓦片规整,压得严丝合缝,只是老屋起脊低矮,雨大如注,来不及流下,汪成水汪,从瓦缝里倒灌过来。

我和父母房前屋后转悠了两圈,在屋顶上没发现大问题,因起了微微的北风,把后墙潲湿了,墙中那些螺蚌壳被冲刷,显出明亮的灰白色。而后窗周边还塞着去年的稻草。每年秋后,母亲总要抽出空来,晾晒几把新稻草,在门框窗户框缝隙里塞实,塞得再也摁不进去一根稻草。母亲说这样就能阻挡外面千军万马似的冷风寒气,寒冷揣着再锋利的刀子,也穿不透紧紧抱在一起的稻草。母亲颇有些自豪地说要住还是老屋吧。有人住的屋再老也不老,啥事不是人顶着。父亲斜了母亲一眼说马上棚改了,想住你自己住。母亲嗔怪地说全村就你积极。阳光灌满了整个运河,闪烁着金子的底色。

老屋不老!那些被熏黑的梁椽不老,窗下的旧时烟火不老,每年归来的燕子做窝的麻雀不老,几代人同甘共苦的记忆不老,墙上挂着的农具、簸箩、玉米棒子高粱穗子不老,泊在时光里的瓦片不老,藏在旮旯甏脚的话语不老。老屋里有我们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时光,而这些时光并不会被时间这条蛀虫咬空。像那辆陈旧的老式婴儿车,几乎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了。我掏出手机给躺椅和婴儿车照个相,又给老屋照个相。房子越老越不敢怠慢这些浓浓的生活气息。

阳光明亮,一群麻雀落在院子里,小小的爪子印儿,被濡湿未干的泥土紧紧抓住。麻雀无疑是属于老屋的。父亲说这些小东西,在这里做窝,出生,翅膀硬了就一个一个飞走了。在屋檐房顶倒留下些窟窿扒瞎的洞,逢雨就漏。我看着满头白发的他们,忽然想起父亲依靠躺椅和母亲

蜷缩在婴儿车里的样子安恬, 酣然, 我的心疼了一下, 暖了一下。父母已是风烛残年, 到了说"走"就走的年龄, 我忽然明白父母不跟随我们生活的原因, 守着儿孙看着他们长大, 是一件幸福的事, 而守着老人, 看着他们老去, 却是一件残忍和疼痛的事。父母在为我们着想, 我眼睛不禁湿润起来。麻雀飞起落下, 落下飞起, 它们会在暮色扯起四角降临时候, 轰然而散。父亲对麻雀的责怪, 其实是对儿子另样的疼惜期待, 对人情淡薄和世态炎凉的一种抱怨。

年近八十的父母住着,老屋依然让我揪心。 天已经晴开了,在漏雨的屋顶上,我覆盖了一层 厚厚的塑料布,四角用瓦片压结实了。瓦蓝的天 空下,塑料布反射出的光芒仿佛一段搁浅而素净 的时光,在父母身边陪伴着。老屋只有父母进 出,而他们把日子过得富足滋润,有些富贵就藏 在俗世里看过暖败废旧中,只是不被外人懂得不想

我是在黄昏时分离开的,虽然我一步也不想离开他们,而岁月不会停留在此刻。母亲拿出布鞋给我。母亲做的布鞋鞋头稍宽,有人嘲笑说像鲶鱼头,她说宽敞多好,脚趾头喘气也舒服。我穿着在地上轻轻跺着脚,虽然有些扑扑踏踏,但脚趾头每一次蜷曲,都能感觉鞋底上针脚的细密和那些均匀有致的平浅的针窝里藏着的温暖。这样的暖会给我们最大的体面。

火车在村南沿着锈迹斑斑的时光的旧梯子远去。我没再提翻盖老屋的事,更没提棚改的事。让父母看着自己亲手盖起的老屋,在瞬间轰然倒塌,那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他们内心有着怎样的不舍与疼痛,我不想猜测了。就让老屋,老屋里的躺椅和婴儿车,里面的老人静静地待在尘世的时光中吧。对于父母,老屋是一座无比辉煌的天堂。但我分明看见父亲喝几口茶水,望着老屋房顶,头就瞌下去,再瞌下去,间隔正好是一次心疼的时间。母亲笑他说睡如小死哩。父亲的沉默寡言,不是因为他话少,而是父亲能够忍受生活中经历的波折和疼痛。

一群群麻雀被黄昏赶回村里。那些麻雀认得回家的路,一千只麻雀,就有一千样飞翔,一千条路,一千种疼痛。路上碰到沿运河堤回家的羊群,邻居伯父跟在羊群后面,有一脚没一脚走着,走着,把天空走得很低,把时光走得很慢。远处传来野鸡的叫声,把整个运河坡地叫得空旷,老人并不心慌,运河堤的那段路,足够他走一个黄昏。

站在村口,我回望着,老屋像刚从土里挖出来似的。不! 老屋已经和泥土融为一体了,让人与屋子变得更加密不可分。我相信多少年过去,

就是整个村子变成废墟,我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老运河边我家的老屋。但我还是有些担忧和惆怅。我不知道来自哪里?这样的感觉随着拆迁时间的迫近,反而愈加强烈与旺盛。就让老屋见

证我们的存在与缺席,哀伤与遗忘吧。 夕光真美,有着透明的不舍和离开的疼痛。 我想父母这会儿一定站在老屋前,拾掇着院子。 我知道父母会赶在天擦黑就关上门,把黑暗关在 门外。天上的那些云似乎离我更远了。其实他 们并未消散,始终在那里。只是被降临的黑暗遮 起来了。我转身离开,带着暗中积蓄的有些野蛮 但不知向何处发泄的力量。不敢再回望,我怕泪 眼朦胧里,那些亲情和担忧瞬间弥散成天底下的 心事苍茫和无比辽阔的忧伤。

老屋,老人,躺椅,婴儿车,夕光分明勾勒出 乡愁的轮廓。

作者简介:张侗,济宁市任城区安居中心小

万元奖金等你讲述运河故事

——中国首届运河故事 非虚构写作大赛征文启事

即日起,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宣传部、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征文大赛,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作品。

作位义大赛,现面问社会合介证呆作品。 作品内容围绕"运河"主题,在传奇或平 凡的故事中,发掘运河文化,讲述百态人 生。来稿要求原创,非虚构,未公开发表,内 容健康,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字数限 4000字以内。

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奖金3000元, 二等奖三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八名,奖金500元。

本次征文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来稿请 寄 mantao909@163.com, jnrbjgb@163.com。 截稿日期:2018年10月31日。

